

劉鄧大軍西行記

雁翼夏川蘇策 斐琴編選



EL265.5
23
142

雁翼夏川蘇萊斐琴編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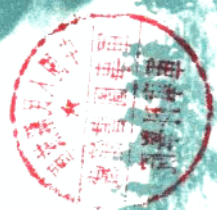
湖南文藝出版社

鄧錫大軍西行記



為鞏固祖國的陸
國防而努力！

鄧錫



刘邓大军西行记

夏冀 夏川 苏策 斐琴 编选

责任编辑：李一安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5 插页：2

字数：315,000 印数：1——3000

平装： $\frac{\text{ISBN7-5404-0474-4}}{\text{I} \cdot 382}$ 定价：6.50元

精装： $\frac{\text{ISBN7-5404-0475-2}}{\text{I} \cdot 383}$ 定价：8.00元

新的边塞文学的兴起(代序)

陈斐琴

绣花荷包两面红，一面狮子一面龙，
狮子上山龙下海，天安门前再相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一部分下海参加海军建设，大部分上山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在漫长的西南国防线上，遍布他们的足迹。在他们中间，兴起了新的边塞文学创作的热潮，其中，成为知名的作家的，有柯岗、胡奇、徐怀中、彭荆风、刘克、苏策、顾工、白桦、公刘、周良沛、高平、林子、樊斌、雁翼、梁上泉、饶阶巴桑、田兵、钟华、王公浦、郭国甫、李南力和女诗人杨星火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代的边陲英雄儿女的形象，包括少数民族英雄儿女的形象。从这些作品中，读者窥见了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团结和尊严。

古代的边塞文学，实际上主要是边塞诗，以唐代开元、天宝时期的岑参为代表。文学史家郑振铎说岑参“是以挺秀的笔调，介绍整个西陲与热海给我们的。唐诗人咏边塞诗颇多，类皆捕风捉影，他却句句从体

验中来，从阅历里出。”“他累佐戎幕，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城障塞堡，无不经行。他的诗便在这种环境中写出。”

新的边塞文学有岑参的风貌与传统。

新的边塞文学的作者最大的特色，首先是有一片热烈的真挚的爱国心，响往祖国的统一富强兴盛，在各族人民之间播种爱与团结。

在二野战斗行列中的诗人、小说家公刘唱道：

哦，北京，我们共和国花园骄傲的花王，
我们心中的最神圣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警卫着边疆，
也就是警卫天安门广场！
……

告诉北京，告诉祖国，
我们忠诚于你，象向日葵忠于太阳，
……

——《守望在祖国边疆》

公刘在二野四兵团的战斗行列中战斗到祖国南疆北仑河边的东兴。他在短篇小说《红云》中所描写的东兴升旗，是一切有爱国心的人都会感到激动的：

杨大名双手捧住国旗，捺着正步，走向团长，立定时，使劲碰了碰脚跟，不知道是昨天的痛苦还是今天的快乐激动了他，也许二者都有，他的声音微微发抖：“请团长主持升旗！”

团长接过国旗，发布了一道简短的命令：选派二十四名战士对空实弹排射！

在枪弹轰鸣中，红旗飞升了。

战士们仰起头来，最大的庄严与最大的快乐使他们的眼睛显得神采异常。

太阳从海上升起来了，用它最初的金色的光芒吻着国旗。

风吹着，国旗骄傲地飘着，并且似乎还在无止境地纵情飞升着。

她越飞越高，越飞越大，我们的国旗变成一朵燃烧着真理之火的红云，载负着中国人民的战斗与胜利、幸福与欢乐飞到祖国的上空，太平洋的上空，对全亚洲投射出万道光芒……”

许多诗人和作家，写出了这支保卫边疆的大军，对边疆人民过去的苦难，寄与深刻的同情，热烈地赞颂他们的新生，为边疆人民的安宁和幸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刘克的短篇小说《央金》、《铁匠的女儿》，电影《丫丫》等一系列的作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是进藏部队中的一位优秀的作家。徐怀中的中篇《地上的长虹》，长篇《我们播种爱情》，展示了藏汉人民亲密团结共同建设新西藏的情景。在云南边防部队战斗行列中的作家彭荆风，他的短篇小说《当芦笙响起的时候》，刻画了一个拉祜族汉子扎妥和阿七大爹的形象，揭示了边疆人民过去的苦难，而勘探队的艰苦行动，又显示出边疆开发的美好前景。他的《牛谷街》更以一个动人的故事，描写了两个经过大别山斗争的刘邓大军干部，始终保持着英勇奋斗、艰苦奋斗的作风，千方百计的为排除边疆人民生活上的困难勤恳服务，连长尚法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贸易公司经理是一个乙等一级残疾转业干部，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奋斗不息。郭国甫的长篇小说《在昂美纳部队中》的班长杜振中，苏策的《冲出葫芦口》中的余明，樊斌的中篇小说

《雪山英雄》中的张长勇，柯岗的短篇集《风雪高原红花开》中的左浪嘎英雄杨朝贵和张绍义，尤其是共产主义战士张福林，王公浦的《绿色的底层》中的郭家林和刘玉照，都是为保卫和建设边疆奋不顾身的英雄人物。

戍边部队的英雄气概，受到作家的热烈歌颂。诗人高平的《打通雀儿山》，时乐濂、洛水的《歌唱二郎山》，魏风、时乐濂、罗宗贤的《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歌曲，在建国之初，风靡全国，有力地鼓舞年轻共和国的建设者们，为中华大地的繁荣昌盛献青春，时过三十多年，今天也仍是川藏公路上的传统鼓舞力量，精神文明建设的最强音。

新的边塞文学的兴盛，有一条重要经验，正如文学评论家冯牧在五十年代前半叶说的：“部队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懂得国防战士和文艺战士的工作和职责的一致性，不论是专业的作家或业余的文学工作者，他们都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分来观察人物和生活，摄取主题和事件的。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作战斗部队中的一员，每一个积极的作者都热爱着部队，热爱着部队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和无往不胜的战斗；他们都愿意到生活最艰苦、战斗最激烈的部队和地区去；他们都愿意为他们所熟悉的英雄业绩唱出他们最真挚最动人的赞歌。”当时他在云南边防部队中领导文化工作，对培养新的边塞文学作者，作出了贡献。

目 录

- 1 新的边塞文学的兴起(代序) 陈斐琴

散 文

- | | | |
|----|----------|-----|
| 1 | 八千里路云和月 | 冯 牧 |
| 6 | 康藏高原的春天 | 葛 洛 |
| 10 | 我的战友 | 雁 翼 |
| 18 | 挂在眼科的图画 | 顾 工 |
| 21 | 尼洋河畔 | 顾 工 |
| 25 | 左浪嘎的征服者 | 柯 岗 |
| 34 | 家 | 周良沛 |
| 38 | 在远离首都的地方 | 洛 汀 |
| 42 | 云贵高原的春天 | 洛 汀 |
| 49 | 明天 | 李南力 |

小 说

- | | | |
|----|-----|-----|
| 55 | 红 云 | 公 刘 |
| 73 | 大军寨 | 公 刘 |
| 87 | 小卓玛 | 胡 奇 |

97	小扎西	胡 奇
101	央 金	刘 克
109	铁匠和他的女儿	刘 克
124	神秘的旅伴(中篇)	白 桦
165	牛岔街	彭荆风
178	当芦笙响起的时候	彭荆风
190	高黎贡山的伐木者	柯 岗
205	冲出葫芦口	苏 策
221	微笑 (中篇)	苏 策
260	边寨女教师	林 予
278	绿色的底层	王公浦
297	国境线上	郭国甫
323	远方归来的阿佤人	周良沛
349	地上的长虹(中篇)	徐怀中
425	雪山英雄(中篇)	樊 斌

八千里路云和月

冯 牧

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了。

一年，对于整个历史来说，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时间，但这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时刻。在这一年里，历史车轮飞速地前进，通常需要经过几十年的伟大历史事变，都压缩在这一年里了。

在这一年里，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但它们可以用很少的几个字来概括，这就是：从胜利到胜利！将使我永远引为光荣的是我和我们的队伍一起完成了这一段历史的行进。当我用比例尺在地图上量着从长江到珠江到红河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句古话：“八千里路云和月”。越过无数田畴、江河、山峦和僻野，度过无数饥饿疲惫、风餐露宿、艰苦困难的日子，我们走完了祖国大地上最后的八千里路。

去年的今天，在茫茫的白雾和密集的炮火下，我们随着突击队的小船渡过了白浪滔天的长江，跟着战士们把一面红旗插上江南岸敌人的要塞顶上；而在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又随着同一支突击队，穿过边陲地带的荒山僻岭和瘴疠之区，把鲜艳耀目的五星红旗插到红河畔上的祖国边疆。看见这一面红旗飘扬在灿烂阳光下，同时又想起一年前的另一面红旗时，人们是无法抑制住心头的狂烈跳动。这不是一种个人的激动，这是一

种历史的情感。我们的历史终于写完了它的新页（而这是百年来的仁人志士所梦寐以求和全力以赴的），中国人民头上的阴云是一去不复返地消散了！我们时时说起胜利，但胜利究竟从何而来？在进军中，在工作里，在会议上，你可以随时随地听到战士们用感激、崇敬和信任的口气在谈论着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和人民的伟大支援。而在战斗中，只有当你亲自参加作战时，你才能体验到毛主席的命令和指示给我们的部队以何等的决心和力量。但这里我却想说起另一件事，这就是战士们的坚强意志。关于这，人们曾作过种种的比喻，但是，一切的比喻都没有事实本身更动人。钢铁并不强过战士的意志。我曾经亲耳听过一个战士在进军中说：“人说咱们是铁腿，就是铁腿，也早磨短了！”这句诙谐的话包含着一个动人的真理：“胜利就在我们腿上！”毛主席曾经引用斯大林的话而又加以补充说：我们共产党人和人民解放军是用特种材料制成的。我们是用松木和柳木制成的，松树可以忍受任何冰雪风霜而坚韧不拔，柳树可以适应任何荒野僻壤而到处生根。谁要是亲身体验过这一年来的艰辛苦斗的日子，谁就将会更加珍重我们的每一个胜利果实，谁就知道我们的军队以他们无限的坚韧和顽强，在人类史上创造了何等的奇迹。

当我翻开日记追忆起一年来的时日时，八千里路的艰苦行进就象图画似的掠过我的眼前，就象看见了我们胜利建筑上的一木一石一样。我看见了许许多多可纪念的日子。

我记起了一年前的四月二十一日。漆黑的夜。为了把船只从十里外的隐蔽港口拉到江边，战士们连夜里挖成了几里长的沟渠，把几百条船只从平地上一尺一寸地拖到江边。而在拂晓以后，当战士在繁密炮火下乘风破浪直驶江心时，每个人的心

情却是出人意料的镇定。没有人想到危险，没有人想到失败，一直到突击队冲上南岸，红旗迎风飘扬，人们心里才开始感到激动，一种庄严的、感到完成了一件历史任务的激动。

我记起了江南人民的狂欢和我们军队的忘我的奋勇追击。一路上的鞭炮声几乎震惊了我们所有的马匹。冒着大雨和泥泞，部队不分日夜地前进。指挥员和战士们一起无数次地摔倒在泥泞里又爬起来。大部分人没有鞋子，连副师长也一样赤着脚走路。暴风雨毁坏了全部雨伞，但倾盆大雨没有片刻阻止住部队的前进。就这样，几天几夜没有干过衣服，我们的队伍从长江追到了浙赣线，歼灭了从江防溃窜的敌人。

我记起了当我们进入江西老苏区以后的混合着欢欣与凄凉的感情。我们看见了一个个被洗劫了的村庄，青壮年在匪徒们的残害下几乎绝迹了，老年人含泪迎接了我们。但是，这一切悲愤之情很快被一个霹雳般的消息一扫而空了：我们听到了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钢铁的声音。收音机前挤满了人，大家兴奋地静听着，长久地浸沉在狂热的情绪中。

我记起了五岭山脉和粤江两岸的艰苦进军。在南方的炎热里，队伍翻过了连绵无垠的崇山峻岭。牲口一群群的死掉，粮食一天天稀少，战士们背着山炮，扛着粮食和文件，在陡峭曲折的山路上艰难地移动着脚步。刚刚翻过了大山，随着又开始了追击，没有片刻的休息。沿着公路和大路，沿着山岭和江边，沿着一切可以走的道路，队伍象五个手指似地插向逃跑的敌人。这是难忘的日子，在群山环抱的江水中的船上，歌声和岸上的欢呼声混成一片。灯光和波光交相辉映。

我记起了粤桂战场上的日日夜夜，连续的追击，连续的战斗，连续的秋雨，连续的山峦与河流。人们除了走路和战斗以

外，似乎一切都忘记了！忘记了睡眠，忘记了吃饭，忘记了日与日、夜与夜的间隔。衣服被风雨和汗水蚀破了，鞋子变成了奢侈品，人们在深山的寒冷中不得不披起稻草过夜。在无休止的一个月的追击中，我们的队伍越过了积雪的云雾山和勾漏山，渡过了没颈的海潮区，进入了艰险的十万大山。在凛冽的寒风里，战士们打着火把，攀越过一条条挂在悬崖绝壁上的小道。有的人失足跌下了百丈深崖，变成了齑粉；牲口全部被遗弃了，师政治部主任在劳累中吐了血，但他仍然支撑着前进。等到战士们完成了清剿，回到集结地区领到棉衣时，天气已转暖了。

我记起了从桂西到滇南的远程大奔袭。被我们俘虏的战犯汤尧惶惑地说：“这个行动违犯了战术原则！”我们的胜利就因为我们能够以我们的行动来创造新的原则。在十天中，我们的队伍挺进了一千三百里。没有马匹，没有行李，没有重武器，人们是凭着两条腿和敌人战斗，不顾道路的艰险，不顾瘴疠的侵袭，我们的军队不停地前进。我记起了我们军的指挥员某将军在马达的叫嚣声中，他那因多日不眠而沙哑的声音每天都在前卫部队中响彻着：“前进，不顾一切的前进！必须抓住敌人！不管前面有多少困难，不管部队有多么疲劳，不管有多少掉队减员，必须前进！这是毛主席的命令！这是历史的命令！”就这样，部队不休息地前进；就这样，消灭了大陆上最后一股最大的残敌！人们几乎忘记了腿是怎样长的。直到战斗最后结束，人们才发现，要在我们队伍中找出一双完好无损的脚来，那是困难的了。

我记起了很多很多，但它们同样也可以用很少的字来概括，这就是：“从艰苦到艰苦”。人们问：“胜利从何而来？”我们说：“胜利从艰苦而来！”一年前，我们也时常谈起胜利，但那时胜利还

是一个远景。而现在，胜利已经和我们在一起了，我们也知道了胜利是如何得来的。一年前，当我们从江南出发时，部队中流传着一句口号：“江南站队，云南点名！”现在我们已经在云南点过了名，我们哀悼在我们队伍中已经失去了的很多过去曾和我们一起憧憬胜利的人。为了这个胜利，他们流了血，乃至付出了生命。没有他们的艰苦奋斗与英勇牺牲，就没今天我们的胜利，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铺平了前进的道路。“胜利从何而来？”胜利就从这条道路上向我们走来。愿我们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康藏高原的春天

葛洛

春天来到了祖国的边疆，来到了康藏高原上。看吧！在金沙江和澜沧江的沿岸，在那高峻的山岭上和平坦的盆地里，和煦的阳光照射着，温暖的风在四处荡漾。兵士站在房屋的周围。在藏胞村落的周围，新栽种的树木披着翠绿的枝叶，各种花卉散发着浓郁的香味。高大的白鹅伸长着脖子鸣叫着，老母鸡带领着小鸡在草丛里寻食。在大块的田亩中，青稞麦和小麦将要吐穗，各种豆类的枝藤上开始长出成串的豆荚。菜圃里的蔬菜也快要成熟，它们的茂盛的叶子密密地覆盖着田畦。在清晨的薄雾里，在彩霞满天的傍晚时分，解放军战士们从田野里挑回满筐的白菜、满筐的大萝卜，和那每个有十来斤重的硕大的南瓜。他们愉快的谈笑着，笑声传遍了四野。这是胜利者的骄傲的笑声。这是以自己的劳动征服了自然的人们的笑声。

历来的统治阶级都把康藏高原说成是“不宜于人类生存”的地方。四、五月间，当内地正是绿茵铺地，杨柳垂青的季节，在这边疆的土地上却举目可以看到白皑皑的雪山，粗大如桶的冰柱终年垂挂在悬崖绝壁上。从喜马拉雅山谷中刮过来的暴风，夹着冰雹，吹打着这块荒凉的土地。历来统治阶级的“学者”们说：在这里不能生长内地的各种谷物，也不能生长菜类。在他们看来，这块土地上只能有永无终止的冬季，却不能有春天。

但是，当五星国旗在这块土地上升起的时候，春天也随着在这块土地上降临。奉命向康藏进军的人民解放军不但给藏族同胞带来了解放，而且给这块边疆的土地带来了温暖的春天。

去年，当人民解放军的进军行列进入康藏，行进在辽阔而荒凉的土地上的时候，全体指战员们的心情是既兴奋而又沉重的。他们为祖国土地的广大与富饶感到骄傲，却又为这土地的荒芜感到痛惜。战士们抓起脚下的肥沃的黑土，用手捻着，放在嘴里尝着，互相讯问：“难道这样的土地会长不出好庄稼，长不出好青菜吗？”一致的回答是肯定的：“一定能够长！”是的，战士们的沉重的背包里，装的有从内地带来的各种蔬菜的种子，他们相信这些种子必能在这肥沃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出丰满的籽实。

“一面进军，一面建设！”“把荒山变成乐园！”这是党和上级提出来的响亮的号召，也是全体干部和战士一致的行动号召。昌都战役结束以后，开拓边疆、改造自然的劳动热潮在全军范围内展开了。在海拔五千公尺的山岭上，修筑国防公路的炸药爆发出震天的巨响。在杳无人烟的荒山里，粮台站的房屋一座座被建筑起来。和这同时，各团都建立起生产委员会，各营都成立起生产组。干部和战士们利用每天游戏的时候，在积雪尚未融化的山野里开拓着荒地，顽强地播种下他们的种籽。

有困难摆在他们面前吗？是的，困难是多的，但是没有任何困难是他们不能克服的。锄头不能使用了，就利用缴获到的破枪和旧马掌作原料，用羊皮风箱吹燃牛粪来炼铁，制造锄头。由于气候寒冷，蔬菜种籽在田野里不易发芽，大家想办法在厨房里来培植幼苗。蔬菜长大了，又遇到害虫来侵害，大家就跑到山上去挖掘药材，拿回来熬成水向菜畦里喷洒。麦子在新开

垦的土地上整齐地生长起来，各种蔬菜也长得又肥又壮。战士们在田地的周围搭起篱笆，扎起牌门，牌门上写着：“边疆花园”“劳动园”“建设园”……还有用鹅卵石在菜园当中砌成的五角星和大字标语：“永远是战斗队，永远是工作队！”……

在“多种一棵树，多给藏胞造一分福”的口号下，植树造林运动也在各单位普遍展开。在藏胞村落的周围，在河沿上或是在光秃的童山上，一片片的小树林开始出现。战士们小心地用带刺的灌木枝把自己栽种的树木围起来，每天利用休息的时间从河沟里挑水来灌溉。每棵树上都挂着木牌，上面写着栽种者的名子。战士们称自己的树是“爱国树”。上级号召每个人种三棵，但是大部分战士栽种的都超过了这个数目。

在兵站里，或是在制造和修工具的小型工场里，业余的生产劳动更是多样的。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肥大的白鹅和成群的鸡鸭。这些鸡鸭是兵站工作人员从内地带来的母鸡、母鸭在这里繁殖长成的。他们还饲养着绵羊和犏牛。在工作闲余的时候，编织毛织物就成为每个人的劳作。

得到解放的藏族劳动人民，他们的劳动热情同样是很高的。在解放军战士们影响和帮助下，他们都在想办法扩大耕地面积，努力改善耕种技术，改善饲养牲畜的方法。解放军战士帮助他们选种，教给他们施肥和锄草，教给他们改良耕具，同时也向他们学习高原上的农作经验。战士们说：“我们是藏胞的先生，也是他们的学生。”在田野里，经常有解放军战士和藏族人民在一起劳动着。当藏胞看到前所未见之肥壮的青稞麦苗在自己的田土上长起的时候，他们衷心地愉快地笑了，解放军战士也衷心的愉快的笑了。

春天在康藏高原上降临了，美好的生活在这荒凉的土地上